

書



古方略征卷之二

婺源臣余懋衡 謹輯

明

袁州臣張自烈 恭閱

諭徐達備張士誠

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為之備。太祖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



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即○趨○陸○寨○  
搗○我○之○虛○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  
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擊○之○必○克○泰○州○  
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又○聞○常○遇○春○  
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  
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  
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  
不○及○救○援○此○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  
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兵○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

寇○詐○無○所○施○

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  
並○寇○舟○亦○宜○設○法○備○之○

深○識○寇○情○兵○勢○不○分○處○安○而○動○威○惟○靜○以○勝○之○耳○

臣○自○烈○謹○識



論立國根本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

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

使○民不為盜則國用自足○

于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

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

○人○但○勤○惟○利○耳○此亦僅之一端

觀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

國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得聖主戒臣工保介遺意。近日中外諸臣。獨侈言

加派何與。○因多寡為勸懲。可以悟作人課吏之



法非獨勸農爲然。臣自烈謹識

論勝敗在王將

太祖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州屬揚

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謂徐達曰張士誠

繇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

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

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屬鳳揚府徐義舟師

或繇射陽湖寶應古稱射陂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屬揚州以

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脩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

張乃疑兵必不敢出軍之勝敗在王將賢否王保保



雖擁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區畫如指掌。兵家不諳地勢。不察敵情。皆必敗之道也。

軍之勝敗。在將賢否。至于擇賢將而任之。使所向成功。則又繫朝廷能知人耳。後世二三大臣奉命出師。往往挫敗。雖其人不勝任。抑推轂者之過與。臣自烈謹識。

### 徐達取興化

太祖命徐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

俱屬揚州府 山

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絕隘可謂勝策。然攻寇者。凡遇隘宜豫防寇伏。如洪武二十年。納哈出旣降。餘衆驚潰者皆竄匿。聞大將軍濮英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于途。英等後至。伏發。遂見執。英乘間自剖腹死。又



正統間御史張海遣二都指揮率兵四千勦閩寇鄧茂七。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繇是觀之。凡絕寇兵出入徑路。宜相機持重。審而後動。不則未有不墮

賊阱者也。臣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討張士誠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大亂以來。群雄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士卒毋妄殺掠。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塋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



墓。爾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既而御西苑。

復召達遇春諭之曰。苟士誠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

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

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問諸將曰。爾等此

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必覆其巢。去鼠必薰其

穴。此行當直搗姑蘓。姑蘓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等。皆強

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懼俱斃。必

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蘓。若天驕出湖

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

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蘓。取之

遇春猶執前議。太祖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

先攻姑蘓。失利。吾不爾貸也。遇春不敢復言。

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不欲遣熊天瑞偽漢將後

天瑞叛降于士誠。士誠既敗天瑞遂伏誅從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

非其本意。心嘗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

之。但云直搗姑蘓。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

古方略 征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如此則墮吾計矣。

攻湖州以分其勢。所以弱姑蘓也。或曰獨不虞姑蘓援湖州乎。曰縱天瑞輸直搗姑蘓之言于張氏。張氏方自救不暇。則彼此失援。而我制寇有餘矣。雖然分之而使不能合者。在湖州用寔。在姑蘓用聲。聲寔之間。皆不可測。

昔人嘗言漢高帝之憂。憂在項籍耳。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于

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繇是推之。我太祖先湖州而後姑蘓。與漢孤項氏略同。臣自烈謹識



朱文忠攻杭州

太祖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蘓。張士誠必集兵以拒。

今命爾攻杭州。攻潘原明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

擊其西。使彼疲于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

方略。原明偽平章原明即張士誠黨也聞文忠兵至難敵。遣員外

方彛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

無以計緩我乎。彛曰。杭雖孤城。生齒百萬。釋所託而

來。安有他意。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懽笑。欵接命條

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

視其條畫。可以規其誠。倘非中無主。而索計于人。



文忠入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

民釜卽磔以狗城中晏然仍授原明浙江行省平章

守杭州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

或擊東或擊西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臣自烈謹識

文忠可謂賢將卒借民釜初無甚害而卽磔以狗

此湯武所以起來蕪之望漢高所以多牛酒之迎

也邇來縱兵殘民害慘于寇民困而國隨亡可不

痛哉臣自勳謹識

### 戒諸將備元兵

太祖聞傅友德敗元兵于陵子村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川後徙礪

山初從山東李喜喜敗歸徐壽輝將明玉珍玉珍謂不能用走武昌從友諒聞我師攻江州率衆降

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元將擴廓

帖木兒遣李貳來寇兵駐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將

陵子村友德擊之敗去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

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

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嘗如敵至則

無患矣



守備之道盡此。

臣按高駢將畢師鐸出兵。次第爲陣。已與王朗爲左右翼成列。久之楊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騎數千于旁。行密先犯駱玄真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壁。爭取金玉貨糧。伏謀而出。行密輕兵躡其後。師鐸軍大敗。凡敵餌我有與此類者。必不可貪利而忘敗。太祖戒諸將勿爲擴廓帖木兒所餌。且嚴爲備。此所以能無患也。臣自烈識

諭將道仁愛爲本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爲。元季兵興。群雄角逐。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仇讎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不勝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可爲勸戒。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

可○通○于○治○勿○謂○寬○不○如○猛○



善將矣。爾等其勉效之。

荀卿言兵要在附民。太祖推本仁愛。確不可易。

雖有時威克厥愛。猶霜雪加于空耳。豈肆殺戮哉。

臣自烈謹識

威嚴仁愛。雖若兩途。實則一致。愚觀

太祖創業之初。凡所行者。無往非威嚴。卽無往非

仁愛。蓋威嚴所以行仁愛也。舍威嚴而談仁愛。不

免宋襄之愚。無仁愛而事威嚴。必爲商君之酷。善

讀祖訓者。當合而觀之。臣自勲謹識

### 閱試將士

太祖御戟門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

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

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總旗爲首。小

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

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

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

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諭之曰。爾等知弓力

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



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恤○馬○力○且○然○况○際○盡○民○力○乎○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心。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周○此○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豈獨馭馬哉。馭士卒亦然。蘓洵曰。用人不盡其所欲為。臣自烈謹識。

### 戒浙西降將

太祖視朝御戟門。召諸將諭之曰。爾等舊事張氏。士誠為將領兵。計窮來降。吾待以厚息。列於將較。爾等知其然乎。吾明告爾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爾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此皆爾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利誘



習勤苦。戒奢侈。士大夫宜知此意。非獨爲諸將言。  
臣自烈謹識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觀太祖戒諭諸將等語。知太祖平日所自治者。直與堯稱兢業。周訓無逸同揆。苟能守此不變。明雖萬世存可也。臣自勲謹識

### 論王業戒驕忽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旣滅。南方已

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

衆。天下可席卷矣。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

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

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

成敗繫焉。基曰。近滅張氏。聞者膽落。乘勝長驅。孰我

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

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



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豈可驕忽。以取不虞。

太史令之言。不宜淺陋。乃爾陶安獨緘默。何也。疑實錄有關文。臣自烈謹識

漢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怯所以成其勇也。

太祖臨小敵若大敵。與光武意正同。深得孔子臨事而懼之意。臣自勳謹識

### 命將北征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失其政。子與諸公率衆渡江。與群雄角逐。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闔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

山東則有王宣父子。

宣揚州興化人。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

都元帥府都事後與其子信據沂州。徐達執而戮之。

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

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何



如。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  
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制挺可勝也。都城既克。乘  
勝長驅。餘可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  
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  
○慎○重○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  
○與○討○張○士○誠○先○攻○湖○州○同○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挾潼  
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  
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  
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非熟察地形。不知取山東之利。遇春欲直搗元都。  
稍失之疎。故兵法以多筭勝。臣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勿晉降將

太祖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之於古。雖韓信不是過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款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晉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思之。

此○曾○鞏○所○謂○師○已○試○者○

太祖論兵法曰。要在通變。何暇論古法。蓋通變正



善用古法。非廢古法不用也。觀此處舉馮異平三輔事。示徐達可見。臣自烈謹識

太祖處陳兆先降衆。悉令其入衛。及諭常將軍又用馮異乎三輔法。或遠或近。或合或離。惟得其當而已。此真不拘古法。明于通變者也。臣自勳謹識

命宋迪往諭張興祖

宋迪使山東還。言於太祖曰。都督同知張興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興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其舊兵。俱與進取。

太祖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仍往諭興祖。今後得一降將。及官吏儒生。微○寓○防○制○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留也。

慮興祖不能制御耳。離其降將。卽所以孤敵勢。非



疑其受降而掣制之也。臣自烈謹識

諭湯和進攻延平

元興化州守將葉萬戶聞福州不守遂遁去耆民李子成率衆詣福州征南將軍湯和請降和遣指揮良輔守之莆田等十三縣相繼降附和遂移師進攻延平討元平章陳友定太祖遣使賫勅諭和曰軍中之事難

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懼則小懼又曰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

明○主○宜○識○此○意



一。不專則權有所分。凡此皆爾所短。故特諭爾。

成化間韓雍帥兵討廣蠻。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

為遊擊。雖大監盧康陳宣為監軍。閩外之事。一以

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

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臣愚按當日任

雍既專。盧康等皆為軍法所制。雍至全州。斬失律

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故卒能成功。此亦庶

幾。太祖任人責成之意。所惜者賊復攻陷潯州。

合兵復勦。兼行招撫。然後還巢耳。臣自烈謹識

### 戒州縣安養百姓

洪武元年。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太祖諭之曰。

深慮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

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

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

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

當深戒之。

此言深得治安之要。有司不廉。賤人厚已。卒至蠹

賊小民。昔人謂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盜賊流



亡。非篤論也。臣自熙謹識

洪武三年。戶部奏蘓州逋稅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上曰。蘓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于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臣愚按安養百姓。惟蠲租賑貧爲先。又不獨選用廉吏。使無腹削而已。古今亡國。率繇聚斂。不可不戒。臣自烈謹識

諭廖永忠等取兩廣

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副。帥舟師繇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捩之。必有歸欵迎降者。

○王○守○仁○告○論○湖○頭○賊○巢○亦○此○意



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拒命。然後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元分省左丞何真廣州東莞人據廣州永忠等師至潮州真奉表歸附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也。

或曰似李左車說韓信先聲後實。愚謂左車說信特儀秦啗喝之術。太祖所云實情理必至之事。未可同日語。臣自熙謹識

### 論用兵不拘古法

太祖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因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與淮陰自謂多多益善異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

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正○變○化○古○法○處○陛下常不拘古法。

而勝此尤所難。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



古法明 卷之二  
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嘗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邪。

惟通變可以不拘古法。非不拘古法。便爲通變也。後世須識 聖祖立言之意。

宣德元年。上命行在兵部于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因諭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爲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于隨機制敵。開闔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皆在兵法之外。卿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略。

融會于心。自然有得。臣愚按讀書有得。自可以應變。蓋能用古法。不爲古法用耳。不讀書。不觀方略。胥古法而盡棄之。自以爲我能通變出奇。愚不敢信也。臣故曰古法亦不可廢。臣自烈謹識

唐房琯擊安祿山。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颺塵鼓譟。牛皆驚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琯遂遁走。此蓋泥古之病。如宋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王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



自敗耳。臣按凡古法有不可泥者。卽唐宋車戰可推。臣自熙謹識。

諭馮宗異遏援兵

太祖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

卽馮勝

曰。若克潼關。勿

遽乘勝而西。今大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晉兵守關。

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往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

土。汴梁宋故都。勸太祖定都。故往視之。且會大將

軍徐達等謀取元都。

守關遏援。北征必克。可謂慮在事前。

時陝西州郡爲李思齊張思道所據。後馮勝入潼



關攻思齊營。思齊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臣自烈謹識

命將直擣元都

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勞之曰：古人忠

爾忘身，國爾忘家，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

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朕觀天道人事

元都可不戰而克，將軍等勉之。既退，太祖復召問

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

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

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

孤城，必克之。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



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青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又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旣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繫於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等旣克通州。元主夜半開建德北門去。

○守○邊○要○略

大師克燕。元自是下。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周家御夷。與窮兵黷武迥殊。

聖祖此舉可法。臣自烈謹識



楊璟等克靖江

先是左丞周德興克全州分

平章楊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北關

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

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率師自廣東來會屯東門

象鼻山攻城二旬不下璟語諸將較曰彼所恃者西

城濠水耳當先取開口關決其隄岸則破之必矣諸

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開口關殺其

守隄兵遂決其隄濠水涸因築土隄五道與其城接

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也

兒吉尼元平懼復攻其西門不克我軍死者三百餘



人相持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感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暨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空虛，可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指揮使吳與寧等率眾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出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詭嘗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與○宋○曹○彬○合○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眾心遂安。

翌日送也兒吉尼於京師。

必審察張裴二人非詐，約乃可。璟此際宜別具方

略。臣自烈謹識

決隄築道，勢在必克。裴張二人自知不免，故射矢約降，可無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自勳識



問廣西邊務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海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論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蠻夷可以誠感。理論。近日盜賊。何獨不然。勅盜而專議撫。不思所以勝之。非策之上者也。



策寇者謂良二千石。邑良有司。勤田桑勸課之令。申弛禁緩征之條。使民勿爲盜。盜復爲民。然後重臣宿將。帥敢死之士。盡殲其不悔禍者。天下可以治。臣愚謂此特泥龔遂平渤海之法耳。使遂復生。今日其治盜當別有方略。豈區區賣劍買犢哉。先臣王守仁曰。招撫之議。可偶行于脅從之民。不可恒行于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嚮化之徒。不可屢施于隨招隨叛之黨。誠哉是言。臣自烈謹識。

諭袁義撫訓軍士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友諒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此○訓練之效○勇力。以首舐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



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勿  
怠○惰○廢○事○

恩○威○兼○濟○固○也○然○必○以○恩○先○之○語○云○威○不○可○無○不  
可○專○恃○譬○鹽○之○於○味○有○所○託○不○適○則○敗○託○不○可○食○  
故○威○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耳○

太○祖○首○推○恩○意○次○嚴○號○令○意○至○深○遠○如○謂○父○母○積  
愛○而○令○窮○吏○用○威○而○民○聽○此○申○韓○之○術○非○王○者○致  
治○之○道○也○

此○與○賜○鄧○愈○書○所○謂○謹○法○度○施○惠○愛○相○表○裏○合○觀  
之○御○下○之○道○脩○見○

洪○武○二○十○七○年○ 太○祖○諭○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

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

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違○令○聞  
朕○朕○察○言○觀○色○良○繇○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  
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  
姻○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  
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臣○按○役  
使○家○人○必○使○之○足○衣○食○無○窘○迫○况○軍○士○出○死○力○為○



將帥用。安得苛督以威。使之失所乎。三復

太祖諭馮勝數語。益信惠懷軍士。與優恤家人事。

雖殊。其道一也。臣自烈謹識

### 論元兵亡國

太祖諭諸將較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

天下初定。豈可遽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

惟知享富貴。取娛樂。于所統軍士。懵然不知簡練。一

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

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

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囊。出片紙

今併不能指名

指其名曰。盡在是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

○近日兵制廢壞多此類○

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



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元兵不訓練。故亡。特借此戒諭諸將耳。偶舉黠兵一事。見元主怠弛多此類。至深論元之所以亡。繇虐政失人心。咎不獨在兵制廢墜也。

洪武二年。太祖嘗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太祖曰。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惡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失之也。元季君

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寔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臣愚謂

太祖此論。切中元弊。益見元亡不專在無兵可用。然臣所謂元以虐政失人。繇居心逸縱。故行政暴虐耳。嗟乎。逸樂縱弛之爲虐政甚矣。豈必炮烙鋒鏑。驅無罪就死。然後爲虐哉。臣自烈謹識。



錄征南將較功

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將較功。太祖欲賞永忠。以大

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賞其將較指揮人

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

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

有差。翌日諸將較入謝。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

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為天財。君特主之。

以待有功。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

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酬勞耳。非私恩也。爾等攻城

因○賞○軍○念○及○小○民○仁○人○用○心○如○此○

處○置○得○度○

以○勸○後○來○



略地。戰鬪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爾受○微示誘勸○賞可謂榮矣。

凡後世進用匪人。使竊位苟祿。無分毫補于國者。皆妄用其財耳。夫不節用。不愛民。豈獨耗之于役作征伐。如秦皇漢武哉。臣自烈謹識

先賞將較。卽太祖保全功臣處。事若甚微。關係最大。不可不知。臣自勳謹識

### 命將徃征沙漠

太祖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徃征沙漠。問諸將曰。元主遲。晉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寇邊。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太祖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欲分兵爲兩道。一令大將軍卽徐達自潼關出西安。擣定



西○以○取○王○保○保○一○命○左○副○將○軍○即文出○居○庸○入○沙○漠○  
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  
漠○不○意○吾○師○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  
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遂○受○命○而○行○保○保○攻○蘭○州○  
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即先攻湖州後攻姑蘓之法但彼聲實互用此皆  
用實臣自烈謹識

### 蘓琦言時宜三事

鄭州知州蘓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國家肇造區宇西  
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  
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  
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  
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  
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  
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  
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其三墾田以實



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方今命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其餘荒蕪土田。宜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召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致殷實。少蘓轉運之

近○日○上○下○相○蒙○功○罪○安○得○明○乎

勞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書奏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于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近代類難其人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叅酌行之。

治法具在。如郡邑無良守令。何守令失人。則肥家蠹國。民不得所。虜寇伺釁而動。天下烏得不瓦解哉。臣自烈謹識



諭軍營備不虞

太祖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西征。討偽夏明

異術者言當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

臨陣。須相度地宜。以脩不虞。中原迤西山川阨塞。一

或遇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

川。幕復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

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慎之。

裴行儉移營可法。西征重事。雖無術者言。不宜忘

脩。况云當有水警。臣自烈謹識



臣余垣

較正

臣余維樞

古方略征卷之二終



卷一